

张静如 著

暮年憶往

中石記



中共党史出版社

暮年憶往

张静如著

中石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暮年忆往/张静如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098-1892-3

I. ①暮… II. ①张…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②中国共产党—党史 IV. ①I251 ②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0542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责任编辑:郭 宏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388 千字

印 张:30 2 面插页

印 数:1—3000 册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1892-3

定 价:48.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3072533



自序

回忆写了好几年，总算写完了，不是不好写，而是没时间写。

写完了回头一看，就是个大事记加点小故事，实在没什么意思。因为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个大学老师，教点书，带点学生，开点会，记下来只能平平淡淡。好在对我一生中经历的人、事、环境做了一些说明或注释，增加了一些趣味性、知识性。比如，写过我小时候见到吴佩孚出殡的场面；写过我小时候常去的隆福寺的历史；写过我上的中学由蔡元培等人创办的过程；写过我的老师陈垣、冯友兰等人的简历和学术贡献，等等。由于我是研究党史的，回忆中有关党史的事，对于学习和研究党史的读者了解已经过去了的党史学界的情况可能有点用，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就没什么意思了。另外，回忆中碰到一些问题，有的写了几句议论的话，对不对就不敢说了，如有不合适的说法欢迎批评。

由于我不记日记，写回忆只能靠记性，而我的记性又不

好，所以很多事、很多时间都想不起来，幸好我还保留了近两千封别人给我的信，还有每次开会的通讯录，这些材料帮了很大的忙，有的地方还能写出具体时间和人名。尽管这样，也还是有许多接触过的人和事漏写。

回忆中涉及到近千人的名字，特别是我的学生的爱人及孩子的名字，好多是在电话里问的，如果写错，希望大家原谅。

为了写这部回忆，我的许多学生帮了很大忙，书中已分别表示感谢之意，这里总的说声谢谢我可爱的学生们。同时，谢谢中石兄为我题了书名。

为了出书，北京市社科联、中共党史出版社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也一并表示感谢。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纪事 1

生不逢时 1

温馨家庭 5

学在“箴宜” 15

吃喝玩乐 21

第二章 迷途知返 33

“大同花园” 33

混中求生 38

回头是岸 44

第三章 走自主路 49

“旷课大王” 49

问路研究 58

奠定基础 61

初步成果 71

政治生活 76

第四章 曲折前进 81

“屯佃”务农 81

回归本行 88

“大跃进”中 99

编写党史 105

做“辅导员” 115

恋爱结婚 122

第五章 灾难临头 129

风雨交加 129

胡混日子 136

下放“牛栏” 143

市里编书 149

大兴办学 156

灾难结束 161

第六章 新的开始 173

当副教授 173

立硕士点 192

待批教授 208

转正之后 219

第七章 力求创新 235

学科性质 235

党史理论 256

深化党史 273

生产力论 296

中介理论 315

分阶段论 340

003

目 录

第八章 安度晚年 365

发挥余热 365

从教五八 385

年老多病 429

中直小区 446

家人纪事 454

结语：人生感悟 469

第一章

童年纪事

生不逢时

我是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1月3日在北京出生的，农历则为壬申年腊月初八^①。按迷信的说法，这个生日是不吉利的。腊八这一天要喝粥，叫腊八粥^②。显然，生在这一天是个喝粥的命。换成阳历，也不好，且不说都是单数，就说改革开放前发薪的日子偏偏总在四号，三号正好没钱，当然是穷命。也有人说，不对，腊八粥可不是没钱人能喝上的，是富贵粥，那么多米，那么多豆，还有莲子、核桃、花生、枣。喝这种粥的人，是有钱人，不能是穷命。发薪前一天生，很好，

① 一般说1933年为癸酉年，但那一年元旦仍为壬申年的腊月初六，所以我不属鸡，而是属猴，叫做猴尾巴。我的生日阴阳历重合，除出生日之外有三次，分别为1943年、1963年、2009年，即11岁、30岁、76岁。看来，这种重合并无规律。

② 腊月初八是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日子，寺庙里的僧人把募来的各种米麦豆谷和干果熬成粥当供品。另外，还有种说法，据说，朱元璋小时放牛，回来时见一鼠洞，想掏点田鼠充饥，不想掏出许多糯米、麦粒、花生、豆类，就煮成了粥，吃得又香又饱。他当了皇帝以后，又想起这种吃法，让众臣品尝，大家都说好吃。这一天恰好是腊月初八，朱元璋就起名叫“腊八粥”。

刚生下来就有钱了，怎么是穷命。不管怎么说，生在哪一天，都不怨我。其实，人生在世，并没有什么命。只有个人努力，才能生存于社会；只有个人努力，才能有好的生活质量。

不说命，只说现实，我出生的日子确实不好，正赶上国家处于危亡之时。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咄咄逼人，中国老百姓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害怕当亡国奴。我一记事，给我影响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个是在院子里挖防空洞，万一日本飞机来轰炸就钻进去。不知道我父亲从什么地方请来的几个叔叔，挖了几天，在地下弄好了一间屋子，上边有个出口。防空洞里只放了桌子和椅子，没有床，大概真躲进去，就只坐坐，不能睡觉。另一个是在挖防空洞之前，全家去六国饭店的楼梯上住过一夜，只能坐着，也没有盖的，真叫受罪。据说日本飞机不炸租界地，所以去六国饭店。当时，我虽然不明白什么亡国之类的事，但在脑子里却很清楚，日本人是坏蛋。在幼小的心灵中，一种单纯的民族情感形成了。于是，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以后，我和一些小朋友干了许多带有危险性的事。今天看来很幼稚，但当时却自认为有意义，是抗日的行为。做过之后，常常很得意。

最得意的事，是打日本小孩。恨日本人可不敢惹大人，只能欺负小孩。我家的东边一进口路北东四三条五号是个日本的什么株式会社，里边住着家属，有几个小孩。我和几个邻居的小朋友在一起商量，想拿日本小孩出气。一天，我们把两个日本小孩叫出来，让他们向我们服软。日本小孩很硬气，不肯低头。我们人多，而且比日本小孩大一点，当然占优势。不服，甭废话，围起来就打，一顿狠揍，日本小孩脸上都出了血。打完之后，各自回家躲起来，怕日本小孩回去告状。结果，日本小孩很倔，没告状，也没再找人来报复，不了了之。这事想起来，很后怕，万一告了状，他们的大人找来，那还得了。挨自家大人一顿揍不说，指不定惹出什么大事来。那时，真是孩子，虽说无法懂得日本侵略者和日本人民的区别，可以原谅，但以多欺少，以大欺小，总不应该。

也别说，不是完全不敢捉弄大人。记得有这样一些事：一件事是到日本洋行去偷东西。我和小朋友一起，到洋行里假装玩，因为都是小孩，大人们不注意。我们几个人分工很细，有人在那儿玩，有人打掩护，有人行窃，配合巧妙。拿了东西以后，一使眼色，全体迅速撤离。偷东西不是要据为己有，而是为了发泄对日本人的气愤。所以，我们把偷来的东西放在地上用脚踩，然后把它扔到臭水沟里（那时到处是明沟）。干这样事，心里痛快，但也害怕，大概只干过一次就不敢再干了。现在想起来，确实挺危险的。另一件事是在路上捉弄日本兵。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半个中国领土后，特别强调他们不是侵略，而是要帮助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他们印的大东亚共荣十二条传单到处散发，要求每个中国人都会背，尤其是小学生，大概也是从娃娃抓起，进行奴化教育。所以，在胡同里，日本巡逻兵碰上小学生上下学，就拦住让背。小孩记性好，都能背上来。我曾几次被拦住过，当然没有背不上来的时候。我和同学非常厌恶这些日本兵，就想捉弄一下。有时用小石子打，有时大声喊“八格牙路”。我们个子小，跑得快，路也熟，日本兵拿我们没办法。我们打完了、骂完了，心里舒服，像做了什么大事。再有就是在课堂上跟教日语的日本老师捣乱。日本侵略者为奴化中国人，在小学就安排日语课。我们当然不愿意学，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会也不答，硬说不会，故意捣乱课堂。至于在黑板上乱画、上课不叫起立的事，时时发生，不在话下。不好好学习日语，在我和同学的心中，也是表示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其实，挺傻的，学了好几年，什么都不会。那时要好好学习，真能掌握一门外语。有一次，我的好朋友，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斋藤道彦问我会不会日语，我说会横着背字母。背了一遍，把他唬住了。他说你够厉害的，能横着背字母，说明很熟悉。我说，自己基本功好。什么叫基本功好，就是只会背字母，也认不清字，别的都不会。

北平沦陷八年，我除了干了许多自认为是抗日的幼稚事，也还干过正事，那就是晚上帮我父亲偷听大后方的广播。当时的收音机不像现在

这样先进，只是一个木匣子，有四个晶体管，通上电，人们都把它叫“话匣子”。拧开后，要一点一点找，很费劲，有时找不到，找到了，声音也很小。听的时候，怕外边有人知道，就把窗户上挡上黑布。这件事是我的活，登上窗台把布挂好，下来后坐在我父亲边上专心听。一旦听到国军在什么地方打了胜仗，特别高兴，真想跳起来喊两声。我父亲是职员，北平沦陷后继续做事，并无什么抗日行为，但内心里却时刻盼望国民政府赶快打回来，把日本侵略者赶走，大家不再做亡国奴。他的这种民族情结一直影响

2007年，我在东坝一所小学内留影。传说此物为清代遗留



温馨家庭

着我幼小的心灵，日夜盼着抗日的胜利，以至于当看到美国的高空飞机冒着白烟在北平上空飞行的时候，并不像以前听说日本飞机要来轰炸那样害怕，反倒想最好把日本侵略者都炸死（其实美国来的都是侦察机，不是轰炸机）。孩子的想法虽然天真，却很真实，代表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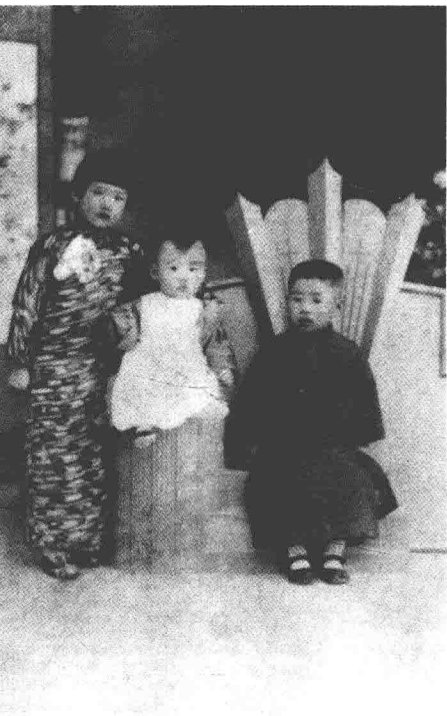
听我父亲说，明朝时，我们家的祖上（山东移民）居住在北京朝阳门外东坝^①，是干镖行的^②。后来，有了些钱，自家开了个小银号。显然，这个家始终没有成为大户，也没留下什么家产。我出生后家里租的房虽然还不错，说明有一定经济实力，但终归不是祖辈留下的。因为祖居北京，我又出生在北京，可以说是地道的老北京人。现在

我的父亲、母亲

① 东坝，东汉时即有，初称安乐城，晋朝称安德乡，元延祐年间称郑村坝，明万历年间改称东坝。明清时期属通州，1925年以后为东郊区，1958年改称朝阳区东坝乡至今。该地（东五环路以东）距朝阳门约十几里。明清时，此地是个大的农业物资聚集和疏散的市场，因从大运河运来的物资均经坝河（人工内河）至此。当时，东坝镇有很大店铺，生意非常兴隆。后来，由于铁路、公路运输发达起来，此地商业逐渐衰落。

② 查有关资料，得知明末清初只有镖客，没有镖局。所以，我祖上可能有人当过镖客。至于到清代有了镖局之后，是否加入镖局则不详。即使加入也应该是到京城里，而不能在东坝，因为清代的镖局均在前门一带，城外不可能有镖局。这种事好在只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也不必较真。





真正的老北京人不多了，因为经过两百多年的变迁，外地来京居住的人越来越多，清末或民国来北京的，他们的后代人就算是老北京了。比起我来还差一些，大概像我这样的老北京人应该算稀有之物。

我父亲名叫张紫垣，1894年（光绪二十年）6月15日生，清朝末年在满蒙学堂读书。1921年，官商合办的北平电车公司成立^①，招收工人，我父亲报考被录取，此后当过课员、股长、课长（解放前不用“科”）。我父亲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文化程度不低，写一手好字，略懂古玩字画。全家生计由他支撑。我母亲名叫陈蕴清，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8月20日生，比我父亲小十三岁，是家庭主妇，不在社会上工作。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性格温顺、和善、内向，能吃苦耐劳，善于操持家务。我父母生子女四人，我姐姐慧如（1929年8月30日生），弟弟绍如（1935年6月9日生），妹妹敏如（1938年5月5日生）。我家除此六

① 北平电车公司，1921年5月成立筹备处，6月30日开办大会，朱启铃、王克敏等为官股董事，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等为商股董事。1924年12月18日，有轨电车正式通车。该公司的地址，解放前一直在西总布胡同十一号（这条胡同在元代建城时就存在了，因设有总捕衙署而得名，称总捕胡同，后谐音成总布胡同）。电车公司的营业收入很差，主要原因是无票乘车的人数过多（有时达到一半）。从正式通车到1948年，只有九个年头略有盈余，其他年度均为赤字。我小的时候，听我父亲说，电车公司设有专门查票的人，但上了车碰上有人一摇头就不敢问，不知道什么来头，怕惹麻烦。另外，我也亲眼看到过车厢外边挂着几个人，也都不是买票的。

人外，还有两个奶奶，四爷爷的老伴四奶奶，六爷爷的老伴六奶奶。家里养着的亲戚先有舅姥姥和她女儿两个人，小姨结婚后与舅姥姥一起搬走了，后又来了个三大爷。佣人有个聋厨子（耳背），专管买菜、做饭；有个佟妈，后来又换成阎妈，专管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弟弟出生后还有个奶妈。另外，有个包月车夫，不在家里住，每天接我父亲上下班。家里装有电话，四局（亦称北局）一一六九。挺奇怪，一个电车公司的职员（我父亲当课长好像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能养活这么多人，说不清怎么回事。我父亲当股长、课长确有受贿，但他管的是庶务，比起管票务的

我家堂号——百忍堂张（堂号：某一家族的名号）



007

第一章
童年纪事

2007年，我在新建胡同留影



弄钱差远了,也不过是买东西吃点回扣^①,养活家人主要还是靠工资^②,另外还有两处祖上留下的铺面房,每月收些房租。从家庭经济情况分析,应该叫高级职员,属于上层小资产阶级。

我生在西城的新建胡同^③,因年纪太小,无印象。2007年11月13日,我到这条胡同看了一下。七十多年了,第一次看到生我的地方,颇多奇想,不便言表。出生不久,家就搬到东四三条^④十一号。这条胡同东西走向,东起朝阳门北小街,西

① 解放前公司买东西吃回扣完全是公开的。记得我父亲课里的同事到我家来打牌,在牌桌上几个人就商量买某样东西要多少回扣。

② 查了北平电车公司1946年8月13日职工工资表,课长工资每月从二百一十元到三百六十元。我父亲是老人,估计应该属高档范围。参见燕山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电车公司档案史料》。

③ 位于西长安街地区中部,即西单北大街路东太仆寺街和灵境胡同之间的一条横胡同,南北曲折走向,全长三百米,宽四米。清代称新监胡同、心尖胡同,清末改称新建胡同。胡同内有张学良旧居(1931年4月18日,张到北平主持海陆空军副总统司令行营,住在新建胡同14号),今仍保存完好。

④ 东四是东四牌楼的简称。明代在此处的十字街头的路口各建四柱三楼式木结构油漆彩画的牌楼,名曰四牌楼。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被火烧,后又重建。1954年,拆除。东四三条为东四大街路东的胡同,明朝属思诚坊,称三条胡同,清朝属正白旗,沿用三条胡同,民国后称东四三条。据考证,三条内路北有海王府,现已无存。我记事后,三条内没住过什么太大的名人,可以提到的有周大文(1931年任北平市长)、光绪的老师(不知是哪一位)。还有个孟小冬是著名京剧演员,功老生,祖居北京,后随长辈去南方,五岁学艺,七岁登台。十八岁来北京演唱,一炮打红。1927年,孟与梅兰芳结婚,1933年离异。1938年,孟拜余叔岩为师。1949年孟定居香港,后与杜月笙结婚。1951年孟移居台北,1977年去世。

东四牌楼旧照

